

# 嘉嘉清秘史

周傲秋  
冯道信

群  
益  
堂

旅游本通俗读物



PDG

旅游本通俗读物

# 嘉靖秘史

周傲秋 冯道信

群益堂

# 嘉靖秘史

(旅游本通俗读物)

周傲秋 冯道信

\*

群益堂出版 北京古在湖北发行所发行  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64开本 1·875印张 38,000字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200

统一书号：10108·116 定价：0.30元

明争暗斗兴王受封安陆州  
第一回  
微服潜游蒋女得宠小饭馆

词曰：

闲观墨林文牍，纵横笑论盘古，地蕴锦绣，天悬画图，英雄豪杰序功谱。沧海成桑田，春风又几度？求剑刻舟，待兔守株，直把江山竞角逐。叹求名无数，佚名无数，更堪嗟逃名无数。

漫话立明洪武，金陵登基太祖，子孙方三，干戈相诉，新宴未阑吴钩舞。明称兄和弟，暗溅血满壶。金銮宝座，驰龙驱虎，同室相逼侄与叔。竟上台几处，下台几处，到头来倒台几处！

话说元朝末年，民不聊生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四方英雄揭竿而起，方国珍、

郭子兴、陈友谅、张士诚，壮士聚义，百姓众归。那残酷暴虐的元王朝，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中灭亡了。郭子兴的部下朱元璋，英勇善战，有胆有识，娶郭子兴义女马氏为妻，深得众望，接替郭子兴做了兵马大元帅。后有刘基、李善长一班文臣出谋划策，有徐达、常遇春一班武将冲锋陷阵，战鄱阳击败陈友谅，征浙东收降张士诚，跃马东西，纵横南北，逐元帝于关东，统江山于中州，于金陵登基称帝，建立明朝，国号“洪武”，史称“明太祖”。立朝未几，洪武皇帝自谋新策，大削开国元勋的兵权政柄，将子侄、亲戚各各封王，雄镇一方，意欲子孙传世，永统天下。怎奈儿孙辈不争气，后继帝宗不是寿夭短暂，就是你争我夺，开杀伐于宗室，逐龙位于朝夕。自太祖第四子朱棣叔逼幼侄、惠帝亡边起始，嗣后子孙互妒，

争帝夺位，接踵效法，竟为传统。更是压榨百姓，荒淫无道，终至官逼民反，到崇祯十七年，赫赫的大明王朝，亦在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覆亡，走了元朝的老路。后人观史，合卷立论，遂谄成了卷首的词话。

却说朱棣夺位之后，号为成祖，为昭其功德，乃迁都燕京，呼为“北京”，金陵则称“南京”。位传至第四代孙朱见深，史称“宪宗”，年号“成化”。宪宗在位期间，万贵妃娇淫并施，深得其宠，竟如正宫娘娘一般。另有柏贤妃、纪淑妃、邵宸妃、张德妃及一班宫嫔，虽一个个貌似天仙、贤淑宸德，无奈万贵妃乃宪宗居太子东宫时私媾的太后宠嫔，又比宪宗年长十余岁，更极通床第之妙，一个堂堂的见深皇帝，早自在她怀中颠魂倒魄，如漆似胶。众妃嫔任你如何貌美，如何贤

淑，都对她万贵妃无可奈何。也是阴鹭未修，造化难得，万贵妃时产一子，皇帝自然免不了有一番龙颜大悦，方欲立为太子，不料数日间子便夭亡了。此后，万贵妃再未怀孕。于是，她便处处妒嫉贤淑宸德各妃，伺察谁若有孕，必欲加害。成化五年，柏贤妃生朱祐极，纪淑妃生朱祐檠。朱祐极二龄立为太子，但经不住万贵妃暗下毒手，于次年二月就薨逝了。纪淑妃虽生朱祐檠，但惧于万贵妃威势，根本不敢声张，只伴子暗藏幽宫，六岁方得见帝。这便是后来的明孝宗，年号弘治。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二日，邵宸妃生朱祐杬(音元)，后张德妃又生朱祐楨。俟宪宗皇帝崩，位传孝宗。弘治十八年孝宗崩，传位武宗朱厚照，年号“正德”。至此，朱明朝廷时经一百三十八年，位传十帝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单说那邵宸妃

生下皇子之后，神情方醒，怀抱襁褓中的娇儿，忽想到祐橒六岁方得见父皇，又想到宗室几代的惊变，似觉此子性命前途，尚难逆料，大喜之后，不免又带忧伤，几滴香泪潸然滴落在儿的脸上。那儿也似心灵，见母落泪，小嘴巴一张，随着也哇哇啼哭起来。母子这般模样不要紧，却把几个侍候的宫娥，唬的不知所措，一个个也陪着抹泪。众人正在忧戚忙乱中，恰值宪宗见深皇帝趋宫慰幸，大家不免又个个顿换笑脸，破涕为喜。宪宗缓步榻前，俯视皇儿，龙颜大悦。口里还念念有词，无非是些“祈祖福祐、质昭元堂”之类的言语。邵妃乘势请皇上给小皇儿赐名。宪宗低眉略思，就在“福祐”、“元堂”中择取了二字，因儿辈讳行曰“祐”，先儿名“橒”，于是此儿便定名为“祐橒”了。此后时经数年，倒也安稳。成化二十三年



八月宪宗辞世，九月太子祐樑承位，号为孝宗，定第二年为弘治元年。这时的朱祐杭，已有十一岁了。七月十一日，宪宗先以金册封祐杭为兴王，领国湖广安陆州。弘治七年，祐杭年满十八，长大成人，质性机灵。当七夕夜宴之后，孝宗忽虑及都中诸王，恐长留京城而酿出变故，恰值兴王府邸告竣的牒报呈来，遂降旨在都亲王赴国辖疆。皇谕方达，各王尚在推诿，独祐杭即刻谒殿谢恩，继而拜别母后邵妃，便携妃嫔亲侍，离了京都登程。一路晓行夜宿，倒也安然无恙。只是，尽管护卫队伍浩浩荡荡，随行妃嫔奉承嬉戏，沿路州府礼迎礼送，左右亲臣小心侍候，兴王在欢乐之余，仍不免有些不平。这也不能怪他，那住惯了京都、游惯了皇苑的人，一下要到数千里之外的远乡陌土，哪能心欢意畅的呢？只是皇命难违，纵有郁闷，也只自忍

自耐罢了。故而当各王尚在委而未决之时，他却独能即刻上路。也亏得他机巧聪敏，辞别孝宗祐檉时，把郁闷埋得那样深，恭维话说得那样多，便博得了皇兄的格外龙恩，赐以倍于其他几个藩国的赏赉。对兴王的赴国，后人有诗说道：

帝阙烟飞承露恩，王亲何比势权亲？  
京都三句奉承话，换取新珠添玉金。

再说那兴王朱祐杭赴国途中，为赏景畅怀，而取道河北、河南，又抵徽苏金陵。先在南京逗玩数日，方进长江溯水而达湖广。辇驾换了龙舟，随员乘了彩船，至夏口，入汉水，九月十八日才到得安陆州城下。在州官、太监的簇拥中，兴王登上城西白雪楼下的矾头，进西门，过玉桥，步入王府邸中。王翘首而望，府邸外崇岵山秀丽峻峨，颇似有成就帝业的雄观。情思涌上，无限欢喜油然而生，于是赏州官、

赐亲臣，拥扶妃嫔，安下心来。只因他会作蠹态，精心潜修，后果如愿，竟创就了子孙登上龙位宝座的基业。此是后话。

有道是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兴王赴国安陆，一晃便是十年。十年中，除开三五次赴京祭祖、拜省母后而外，其余时间均付于游山玩水之类的逸事中去了。城内的阳春台、白雪楼、古兰台、子胥台、文风塔、归鹤池、青泥山、玄妙观、梅福炼丹亭、龙山报恩寺等多处古迹，他足迹遍至；郢中的莫愁古渡、兰台午风、阳春烟树、白雪晴岚、石城春雨、汉皋别意、龙山晓钟、崇姑晚眺等名胜奇景，他风光饱览。为使皇兄放心，他精韬晦，弄杂剧，嗜酒文，研弈棋，常于城边赏汉水带流，时同友人唱诗词曲歌，游阳春台兴随情至，竟挥毫吟书了一章《阳春台赋》。为研讨棋局，他常与玄妙观高师元佑纯一道人对

弈，二人结为莫逆之交。日夕间更有娇嫔美姬，百般妩媚佐欢。诸般种种，也算享尽了人间的快活。弘治十八年，皇兄祐楹崩，兴王赴京奔丧，暨朝贺太子厚照武宗继位。待自京归返安陆，已是正德元年。虽然仍是快活，只是一宗，看着侄子继位，想起自己人到中年，却连一个继承王业的子嗣也没有，不免常忧戚于弈棋之余。兴王的这般苦衷，道人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，暗与近臣骆安洽商，初时也拿不出全美的主意。府内佑嫔姬妾，王已遍幸，若能孕娠，怕儿女已该几十了，但却不见哪一个能生下一个儿子来。想来想去，落得只有一条路，引逗兴王微服潜游，于凑和中媾欢，在无意中得宝。二人议商至此，不觉同时抚掌大笑。

正是：

主子一把辛酸泪，抹得仆从心乱飞。

二人想出妙计，即刻告知兴王。因为兴王平素颇有些道貌岸然，二人虽是口中说了，却又怕遭王斥责。谁知兴王边听边点头，结末还着实地将他俩夸奖了一番。不日间，便按计而行了。开首几晚，由于道数不熟，总由骆安、道人在城中有好女的府宦家暗通关节，至夜兴王才易服露面，但最终酬欢的却总无非是张月娥、李花娇等几个妓行风流。因而有遂意的，也有不遂意的，何况又不合兴王求子的初衷。骆安、道人明知是府宦人家捣鬼，不愿将真女献给兴王，故而只是口面上答应，暗中却买通行院，玩的那李代桃僵的把戏。二人将这些告诉了兴王，想直通通撸将出来，勒令各家献女。兴王却阻拦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！如此一来，府宦家定会闹到京城，他们在朝廷的靠山定会拨弄于御驾之前，这就对我兴府不利了。再说皇上宝座

新登，闹一番叔被侄责，于脸皮上也无甚光彩。”也是“气该忍时终须忍，理到明时自然明”，兴王如此一说，骆安、纯一道人也不便怎么的了。可是兴王又不想就此罢休，况且几天的夜行生活，亦撩起了他怀中的情致，于是三人议定，干脆出城长游，设想帝王家也来了个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的，竟由此引出个泼辣辣、大咧咧的后妃来。

九九重阳节过，一天三人行到洋梓千弓埭地面，忽被那翠松香菊的景色吸引住了，不由得一边品评松菊，一边步入小镇之中。这小镇上有一个小小的饭馆，三人亦感腹中有些饥饿，便进得馆内，各拣净位坐了下来。骆安放声吆喝，点酒要菜。兴王尚在兴中，兀自摇头晃脑念着适才间咏菊的诗句：“拈来松叶枝枝翠，吞去菊花片片香。”说也奇怪，诗刚念完，可真的

闻到了一股异香。举目一看，好家伙！把个兴王从头到脚、从里到外地酥了个软塌啦！原来，一个腰系围裙的小老板娘从里间掀帘而出，异香便是从她身上飘出的。随着小老板娘步步移近，香气也愈来愈浓，兴王的两个眼珠也愈来愈快地在她脸上、身上转动着。看她，年可十七、八岁，脸上分明没施脂粉，却红白相间，极有韵致；一双眼睛，生就的不会传送秋波，但那两个眸子亮得水一般清，象是直要把人漩了进去。她哪里是前来招呼酒菜？分明是送来勾魂无常！兴王看着看着，张开嘴巴想说什么，却又未说，直滴下了长长一溜涎水。骆安、道人见此情状，早透彻了个八九。到底是道人大方，随口便问起小老板娘的身世来。那小老板娘虽说面对这三个人的模样，很是觉得有点恶心，但她好象经历惯了，不卑不亢，道人问话，竟对如

流。原来，她乃汉江岸边蒋家滩人氏，父亲蒋敦在边关服役，当一个小小军校，前年母亲亡故，父尚不得归。母亡之后，蒋女生活无计，只得同两个表嫂，在此开一饭馆营生。蒋女边说，兴王边听，不觉一联吟将出来：“难得蒋府新桃脆，点点乱红逐浪飞！”王方吟罢，只见女子呼地转过身来，手指兴王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这客官，好没道理，跑到老娘这里耍个什么刁？当心叫你两个山字一掬，滚！”这一吼，那从没脸红过的兴王，却刷地一下脸红了。这时，门外早围来一伙街坊，一面看热闹，一面窃窃私语。骆安见王窘住，本要耍威，怎奈是伴王微行，不好发作，突见蒋女一双大脚，急中生智，也脱口而出：“你这女子，撒什么泼？瞧你那脚大手大屁股大的德性儿！”蒋女一听，却不争辩，哼了一声，一板一眼地回了过去：



“怎么？老娘脚大江山稳，手大拿财稳，屁股大坐天下！”这一说，把个兴王又惊得目瞪口呆。外面的街坊却随即哄堂大笑，一个小郎还插口喊道：“咚咚锵，咚咚锵，有朝一日做娘娘！”蒋女内外受困，然而不慌不忙，眼睛一翻，向外唾道：“是哪个烂舌根子的？”“怎么？这不是你切肉剁砧板时唱的歌吗？”“哈哈……！”

这时，蒋女的两个表嫂从街上回来了，众街坊笑了一阵便都散了开去。屋里的骆安、道人站起正待继续闹，兴王却象魂魄已经出窍，伏在骆安、道人耳边嘀咕了两句，二人也就安静地坐了下来。那蒋女，竟回身掀帘进内屋去了。两个表嫂大概已知情节，忙向三人赔不是。道人趁机满脸堆笑地在年长的表嫂耳边说了几句。那表嫂也随着满脸堆笑，赶快把三人请到了内屋。